

從清人沈道寬〈論詞絕句〉四十二首 建構其詞學觀

林宏達*

摘 要

清人沈道寬（1772-1853）撰有〈論詞絕句〉四十二首，以組詩方式有意識評論自唐至清中葉的重要詞家，藉此可觀察沈氏詞學見解。四十二首詩大致分為三類，有綜論詩詞關係與溯源的文體論；分論詞壇名家，聚焦於兩宋詞人，他朝則略舉數家提要評析的個體論；合論部分詞人，評議其高下的比較論。就沈氏論詞絕句可析理以下觀點：（一）透過「論詞絕句」瞭解沈氏詞學觀點與評詞好惡，包括對格律的要求與婉約詞審美偏好，並求其雅致為本，用字清新；（二）清代受詞派籠罩，沈氏詞派傾向近於浙西，又略為不同，其人周、姜並賞，更同理接受上乘的豪放詞作；（三）論詞絕句略可架構沈氏的詞史觀，不從尊體說，以風格說明詞體的承繼關係，主要仍分婉約、豪放兩派。

關鍵詞：沈道寬、論詞絕句、話山草堂詩鈔、唐宋词、清詞

*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中文學系助理教授。

Constructing Shen Dao Kuan's View of Ci-study from "Forty-two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Lin, Hung-Ta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Shih Chien University Kaohsiung Campus

Abstract

"Forty-two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is sequential poetry written by Shen Dao Kuan which is consciously commented on significant Ci-poet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d-Qing Dynasty. It has three genres: The Stylistics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poems and its traceability; Individual theory supplemented by other dynasties, which mainly discussed two generations of important poets separately; Comparative theory which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ween two or more writers.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view can be analyzed on Shen's critical sentences: First, to understand Shen's viewpoints and comments on Ci,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metrics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s for graceful words, and to seek elegance as the basis and use fresh words. Second, The Qing Dynasty was shrouded by the School of Ci-poems, Shen's Ci School tended to be similar to the Western Zhejiang School (Zhe-xi), but slightly different. He appreciated Zhou Bang Yan and Jiang Kui, and also accepted the highest bold faction. Third,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can construct Shen's view of Ci history, which is no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pecting the style, but on the inheritance of Ci style and they are still divided into two main factions: graceful and bold.

Keywords: Shen Dao Kuan,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Hua Shan Cao Tang*,
Ci-poems of Qing Dynasty, Ci-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從清人沈道寬〈論詞絕句〉四十二首 建構其詞學觀

林宏達

一、前言

以韻文作為文學批評的載體，起源於《詩經》，周益忠在《宋代論詩詩研究》提出：「論詩詩之源，竟早在此三百篇中」，文中舉《詩經》大雅〈蕩〉、〈崧高〉等作，說明此等作品「開後世直接議論他人之詩者，……可以謂為後世論詩詩之源頭也。」¹然而較明確以詩論詩，則必須從杜甫的〈戲為六絕句〉、〈解悶十二首〉之五等詩歌，始有更具體的議論；到了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將以詩論詩的品評模式發揚光大，奠定「論詩絕句」此一體製，以致後代爭相模仿。而以韻文論詞，前承於「論詩絕句」而來，又可細分為「論詞絕句」與「論詞長短句」兩種，然「論詞絕句」撰寫者直書於詩題中，惟「論詞長短句」或「論詞詞」，未有詞家以此名為題創作，定此名稱，係方便統稱整理之用。兩者相較之下，「論詞絕句」批判性較強，相對於「論詞長短句」而言，理性批評成分較高，比起「論詞長短句」更能窺見詞評家的簡易詞學觀。從韻文評論中，亦可探查相關詞學思維，以及補充詞學批評的資料。欲理解無詞話專著的詞人其詞學觀，透過論詞絕句與論詞長短句的角度觀察，仍具某種程度上的幫助。

據王偉勇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以及孫克強、裴喆整理的《論詞絕句二千首》觀察，清人書寫論詞絕句，多半仍以偶發創作一、二首為多數；至於聯章組詩達二十首以上者，相對較少；數量超過五十首者，更是稀有；而破百首者，目前僅知有

¹ 周益忠：《宋代論詩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9），頁16。

譚瑩、梁梅二家。²雖上述二書蒐集所得並非論詞絕句全貌，但大致可瞭解清代以詩論詞的概況。而本文所討論的沈道寬，就目前蒐集的論詞絕句數量看來，僅次於譚瑩、梁梅與陳芸（六十七首）三家，在以韻文論詞此一類別中，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清代的詞集文獻，是宋詞所保留的二十倍以上，僅目前出版的《全清詞》順治、康熙、雍正與乾隆四朝的詞作，已逾宋詞二萬首的十倍，此間存在許多研究空白處，值得吾人研究。而「論詞絕句」一體，不僅可關照到詞學，亦可瞭解清代詩學一環，可謂詩詞互涉的研究領域，詞評家用韻文為載體，來評論詞作、詞人、詞集或詞壇軼事，可瞭解除單一詞人的概況，亦可從多首論詞絕句中探得詞學流變的脈絡。

學界關於沈道寬與其論詞絕句的相關研究，數量相當有限。就沈氏生平而言，僅李花蕾〈從「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詩人的文化活動〉³、〈道光八年本《炎陵志》別出詩文校點〉⁴二篇旁涉沈氏任酃縣知縣支持《炎陵志》編纂與製琴事，餘則無專文探討生平與相關著作。就其論詞絕句而言，林宏達、何淑蘋整理〈民國以來「論詞」詩詞研究論著目錄〉⁵可探得多為零星散見於受評詞人相關文章，如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白探析〉⁶、林宏達〈清代「論詞絕句」論南唐詞風述評〉⁷，關涉沈氏論李白、李璟與李煜詩，或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之整理、研究及價值〉⁸、孫克強、楊傳慶〈清代論詞絕句的詞史觀念與及價值〉⁹此等綜論型文章，均會引用探討。此零星擇舉的討論頗多，不逐一列出。涉及較多沈氏論詞絕句討論者，尚有

² 梁梅有〈論詞絕句一百六十首〉，但未見全貌，目前《清代論詞絕句初編》或《論詞絕句二千首》均錄部分；而譚瑩「論詞絕句」則達 177 首。

³ 李花蕾：〈從「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詩人的文化活動〉，《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13.10），頁 151-153。

⁴ 李花蕾：〈道光八年本《炎陵志》別出詩文校點〉，《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2009.6），頁 17-23。

⁵ 林宏達、何淑蘋：〈民國以來「論詞」詩詞研究論著目錄〉，《書目季刊》50：4（2017.3），頁 115-131。

⁶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白探析〉，《詩詞越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197-228。

⁷ 林宏達：〈清代「論詞絕句」論南唐詞風述評〉，收入潘碧華、陳水雲主編：《2012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元明清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12），頁 144-155。

⁸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白探析〉，收入王偉勇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頁 1-43。

⁹ 孫克強、楊傳慶：〈清代論詞絕句的詞史觀念與及價值〉，《學術研究》11（2009.11），頁 136-144。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¹⁰，所論北宋十家，均為沈氏論詞絕句之討論對象，再經交互引證，探研沈氏組詩達三分之一作品量。專文專章討論者有林宏達〈清人沈道寬「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探析〉¹¹，針對沈道寬進行基本介紹，並勾勒沈氏論及北宋詞人的概況；邱青青《清代中期論詞絕句研究》¹²，將清中葉七位有完整論詞組詩的詞評家分別介紹，其中第二章第六節便是沈道寬與其論詞絕句。透過摘引詞人秀句、溯探詞體本源、探討詞人詞學淵源、考證詞作真偽發明，惜論述簡要，並未勾勒出沈氏詞學面貌。

沈道寬的論詞絕句採系統性品評唐至清中葉的詞壇概況，不僅析理詞學流變，也將單一詞家的特色點出，這些評論可用以建構沈氏的詞學理論。故本文探究之重點有四：（一）瞭解其人其書：目前尚無細緻梳理沈氏生平著作的研究，透過董理現存資料，以描繪更清晰之輪廓。（二）建構詞學理論：沈氏並無單行詞話專著，僅能藉由傳世的四十二首「論詞絕句」來理解其理路，分析尋繹，組構沈氏詞學觀點。

（三）剖析詞派傾向：清代各期皆被詞派所籠罩，詞人依照地緣關係、喜好與交遊，靠攏或接受某詞派之觀念。清初有陽羨與浙西兩大詞派，中後期更有常州詞派，透過分析論詞絕句，可理解沈氏偏好，進而辨明詞派理論影響淵源。（四）補充詞學接受的史料：論詞絕句是詞人對於詞體接受的一種模式，研究論詞絕句本身，便在為詞學接受作進一步的整理與釐清，可補充目前清代詞學接受的相關史料。本文除針對四十二首論詞絕句進行討論之外，亦參考沈道寬的相關著作，及詩話、詞話與序跋進行會通等文獻，綜覽博採，以探本溯源，抉發沈氏詞學觀點之大要。

¹⁰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¹¹ 林宏達：〈清人沈道寬「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探析〉，收入黃湘陽主編：《第二屆中華文化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研究所，2017），頁 301-310。

¹² 邱青青：《清代中期論詞絕句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8），頁 34-39。

二、沈道寬生平及其著作要述

嘉道年間的沈道寬，字栗仲，號二百八十峯樵人¹³，出自櫟社沈氏，生於乾隆 37 年（1772），卒於咸豐 3 年（1853），年八十二歲。沈氏的相關事蹟，有賴其兒沈敦蘭之友方濬頤撰〈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保存；又得見於《大清畿輔先哲傳》、《皇清書史》、《國朝書人輯略》與《碑傳集補》等書。祖父沈鈞，父親沈謙，母親張氏，生三子，沈道寬為次子。妻劉氏，繼室高氏，有子敦蘭。先世居於浙江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後來入籍大興（今北京市）。自小聰穎過人，嘉慶 9 年（1804）舉人，25 年（1820）進士，隨即分發湖南任知縣。咸豐 2 年（1852）粵賊犯楚，長沙戒嚴，遂東下，僑寓揚州。3 年，揚州陷，復徙泰州而卒。¹⁴官歷湖南寧鄉、道州、茶陵、耒陽、酃縣、桃源知縣。沈道寬長年任職地方，治理郡縣，經驗豐富，以良善著稱，方濬頤〈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特別提及安撫瑤人事，說明治郡有方：

江華瑤人為亂，樵之龍榨瑤，生齒最繁，他邑率由此遷徙，古有四姓，今則為盤氏、趙氏，其分居於桂東南麻者，悉聽龍榨瑤指揮。亡何，民間訛言，大府傳檄，凡瑤人無論良莠不齊，盡殺無赦。於是羣瑤持械登山，具餼糧，與官兵敵。時則權桂東令者為何彤文，遣急足至樵問道寬。道寬答曰：「斯事易了也。」……道左公諭之曰：「爾輩食毛踐土，向化歸心已久，朝廷一視同仁，撫之字之，豈有不教而誅之理。繼自今其各安本業，勉為善良，慎勿惑於浮言，致罹法網。」羣瑤聞公言，泣數行下，弭首帖耳，投戈卸甲，無復有鬪者。公遂宿於峒。明日歸，雲達曰：「官無憂，脫有不靖，唯瑤管是臬。龍榨之瑤，一言定亂，而桂東南麻亦皆安堵矣。」¹⁵

方氏特別於傳記中表彰此事，說明沈道寬個性「從容鎮定」，行政有謀略，「杜亂萌

¹³ 在《操縵易知》序中自署名。見清·沈道寬：〈序〉，《話山草堂遺集·操縵易知》（光緒 3 年江南潤州樵庵本），頁 2。蓋因沈氏為四明人，四明山有二百八十峰之故，因而自署其名。

¹⁴ 生平事蹟主要以方濬頤〈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記錄最詳，見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6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452-453。另外，亦可從清·周家楣、繆荃孫編：〈人物志十三〉，《光緒順天府志》第 13 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頁 4947-4948，互做補充。

¹⁵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61 冊，頁 452-453。

而安反側者」，造福人民百姓。沈氏透過獠族另一支勢力趙雲達，以制衡龍榨獠一脈，藉合理言論讓人信服，不以暴制暴，採智取方式，達到安撫民心的作用。

除治理郡縣有方，沈氏最工書畫，尤善畫山水，傳載求畫者踵門不絕。畫不肯輕作，書則一縑片紙，人得之珍如拱璧。¹⁶對於善畫一事，在《話山草堂詞鈔》中可以看出。詞鈔一卷中共 129 首詞，其中題畫詞占 34 首，逾全詞四分之一，可知沈氏善畫與鑑賞畫作之功力。沈道寬著作不少，在徐世昌的〈沈道寬傳〉¹⁷中，多聚焦紀錄沈氏的著作內容上。在文學創作上，沈氏有《話山草堂詩鈔》四卷、《話山草堂詞鈔》一卷、《話山草堂文鈔》一卷，詩鈔除有〈論詞絕句〉42 首外，亦有〈論書絕句〉48 首，提出對書法的相關論述，均是詩集中較特出處。此外，略具特色者尚有詩作中多存治經、治學心得，以及讀史感懷之作。趙佑宸〈話山草堂詩鈔序〉提及其詩風格「大略從玉谿、山谷入手，以上溯杜陵。」¹⁸此說被《光緒順天府志》參用，故記載沈氏相關創作時，亦提出沈詩詩風介於李商隱與黃庭堅之間，進一步說明「學問淹雅，詞氣寬博，詩人之詩也。」¹⁹而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則提出「七言古近體皆健拔，律句隸事精當。」²⁰說明體製上較擅長寫七言古近體，在用典、對仗上頗見功力。

至於詞作，綜觀詞鈔一卷，內容大約可分五類，前已述及有大量「題畫詞」，另一大宗則以詞體較常表現的內容，有 40 首抒懷之作，舉其中〈沁園春·自述〉一首，詞云：

豔逸鶯花，跌宕琴書，無限清酣。記燕臺貰酒，京華風物，吳趨買櫓，湖海雲帆。洗硯論詩，篝鐙說劍，意興飛揚都不凡。追游處、是高樓西北，家客東南。誰令坐困朝簪。遂久負、句東巖壑慚。似冰綃斷織，病餘沈約，

¹⁶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61 冊，頁 452-453。

¹⁷ 徐世昌：〈沈道寬傳〉，收入閔爾昌編：《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21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 466-470。

¹⁸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06 冊，頁 471。

¹⁹ 清·周家楣、繆荃孫編：《光緒順天府志》第 16 冊，頁 6651。

²⁰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28，頁 55。

錦文賸割，才盡江淹。結罷冠纓，裏殘章甫，初服天教著故衫。先期想，要
天童雪竇，小占煙嵐。²¹

上片表述賞花遊景，恣意於弄琴舞墨之間，是最令人醉心之處，不論是故鄉京城喝酒賞遊，看盡名物，又或吳地乘舟，面對湖海船帆，甚至與友說劍論詩，此處用辛棄疾〈水調歌頭·湯朝美司諫見和，用韻為謝〉詞：「說劍論詩餘事，醉舞狂歌欲倒」²²典故，強調詞中所述均為人生意興飛揚之事，雖羈旅漂泊，為公務客居異鄉。下片提及為政務煩困，一生心力貢獻黎民，早已放棄著書立說之志，再以沈約、江淹自況，說明已無法撰寫錦繡文章，並透露存有回歸初服之心，藉由天童、雪竇等四明故鄉名勝，表達欲回歸鄉里，村居野處之意。其他內容包含友人相互題贈、羈旅懷古，以及詠物之作。《光緒順天府志》概括沈氏詞風為「詞筆婉麗清新，直逼玉田、白石。」²³可從〈暗香·段溶溪羅浮仙夢畫冊〉略見端倪：

鐵橋石屋，有老梅萬本，香生巖谷。風雨合離，蠟屐登臨踏瑤玉。一枕遊仙
清夢，化栩栩、籊籊相逐。憶永夜、珊步來遲，還與媚幽獨。林麓。小
躑躅。聽瑣碎步搖，雜佩聲續。老揩病目。牢落當年舊心曲。無復神游嶺表，
千萬里、揜筇暇矚。又恰遇、寒色裏，畫圖再讀。²⁴

此首選用姜夔自度曲〈暗香〉填詞，用字遣辭之間也多有白石的風格。沈氏可能針對羅浮仙夢畫冊中有畫梅之作，既而起興，〈暗香〉為詠梅名作，故用此詞牌填寫。姜夔〈暗香〉有「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疏影〉有「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句²⁵，沈氏在部分詞句上，多有模仿姜夔風格的痕跡。

散文與論著方面，文鈔亦僅存一卷，內容多任官應制之作，以及大量墓誌銘，亦有少數幾篇為友詩集題序，可從中探得沈氏的詩學觀點。從沈氏所治之學，可看

²¹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詞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6冊，頁551。

²²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871。

²³ 清·周家楣、繆荃孫編：《光緒順天府志》第16冊，頁6651。

²⁴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詞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6冊，頁548。

²⁵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頁2181-2182。

出其人較重視的領域，包括《六書糠粃》三卷、《操縵易知》一卷，二書為聲韻與音律，可知沈道寬對於聲律有特別研究，尤精於字母聲音之學。《六書糠粃》共分「編韻類隔」、「編韻正誤」與「補遺」三部分，均是針對字音上的辨析，給予更精確的反切讀音，並且校訂《玉篇》、《廣韻》之誤。從此可知沈氏對於韻文的聲律有一定的要求。再看〈操縵易知序〉，瞭解沈氏對於音樂的素養：

琴理之失傳久矣。紫陽朱子嘗疑其相生之數不符，蓋相沿皆以一絃為宮，故由一絃之三分損一下生四絃，四絃之三分損一上生二絃，至五絃，羽音不能上生三絃角音，惜未有以考訂一絃之非宮，然亦足見大儒偶為一事，必求其所以然，不草草也。至國朝通州王坦吉途，始細考三絃為宮，歷引《管子》、《白虎通》諸書為之正辨，作為《琴旨》一書行世。可謂千載卓識。顧其「緊絃換調」一說，沿訛襲謬。又貪求隱奧，博引繁徵，轉失辭達之旨。乾隆時，西泠蘇璟琴山本《琴旨》之意，成為《春草堂譜》，推求不轉絃而換調之理，極其切當。惟欲傳會一絃領調，故多改前人之法，調一絃為君，是黃鐘均，而以古之正調宮音為仲呂均，蓋質言宮徵，已悖於三絃為宮之理，故別立名目，殊為庸妄。又於七音遞用遞推之義，了無心得，而謂變宮、變徵，不可入律，其疑誤後人之處甚多。²⁶

過往無記錄聲音的設備，導致音樂相關的學問，至清朝已不可辨明，宋·朱熹曾懷疑「一絃為宮」的說法，可惜無具體的證據，直至清·王坦作《琴旨》，細細考辨後，才析理出「三絃為宮」一說，沈氏認為此為確論。針對一絃或三絃為宮的說法，現今音樂領域的學者有相關討論，如桑坤〈古琴正調考〉提及：

從現存琴譜中的琴曲看，用「慢角調」定弦的琴曲確實不多，而「黃鐘調」多是在以三絃為宮的正調調弦法基礎上作「緊五慢一」的定弦，「慢三絃」定弦的較少，還有很多「黃鐘均」琴曲採用「仲呂均」彈，可以不慢三絃，通過避三絃散聲彈奏即可，可見這種一絃為宮的調弦法目前已經使用較少。根據目前所見最早的琴譜〈碣石調·幽蘭〉，已知公元六世紀已經使用三絃為宮的正調調弦法了，所以是否真的存在以一絃為宮的「古正調調弦法」，又為什麼

²⁶ 清·沈道寬：〈序〉，《話山草堂遺集·操縵易知》，頁1。

會被三弦為宮的調弦法取代？在琴樂實踐方面，這並不是一個顯性問題。²⁷

三弦為宮的正調調弦法早已存在，沈氏對音樂相當精通，在辨明音調之學，亦有想法，並整理成一家之言。沈氏不僅撰寫音樂相關著作，實際上亦是一名斫琴師，據李花蕾〈從「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詩人的文化活動〉一文可知沈道寬曾製琴八把，並推行禮樂教化²⁸，均可證明沈氏極高的音樂素養。其他尚有《六義郭郭》一卷與《八法筌蹄》一卷，前者相當於詩話形式，內容多為討論韻文的作法與評價，此書開宗明義便言及：

談詩者之聚訟，無過性靈、格律二者，不可偏廢也。捨性靈而言格律，是為土木形骸；捨格律而言性靈，是為緬棄規矩。淺人自矜已得，論甘忌辛，萬不足信。²⁹

清代性靈與肌理二說，是互為對立的詩論，沈氏認為兩者之間應該要取得平衡。故於評論詩歌時，認為評論者宜出入於性靈與格律之間，若僅就格律而言，則只見詩之骨架，若只從性靈出發，等於棄律體為無物，應兩者合觀，綜合評價為是。後者為沈氏對歷朝書法的心得體會，沈氏本工於書畫，此書則將多年鑽研書法的感想與對歷代書法家的評論紀錄下來，可以與〈論書絕句〉四十八首合觀。最後，沈氏除小學以外，唯一治經之書，即《論語比》一卷。《光緒順天府志》說明沈氏編成此書，係因：

講學家盛氣凌人，貽禍家國；折衷論語，定期是非，如論程伊川、論張德遠，論學統，均極痛快，實足以發迂論之瞶聵，定學術之真偽，不沾沾為魯論疏通證明也。³⁰

宋理學分為洛、閩兩大派別，也呈現所謂心學與理學的不同。沈氏的主張與心學一脈不同，故針對程頤、張浚等人提出己說，如言及劉項與張良勸劉邦淪盟，導致項羽窮促以死，程頤認為有儒家風範的張良此舉不義，沈氏提出反駁，進而說明「伊

²⁷ 桑坤：〈古琴正調考〉，《新疆藝術學院學報》15：3（2017.9），頁75-76。

²⁸ 李花蕾：〈從「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詩人的文化活動〉，頁152。

²⁹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遺集·六義郭郭》，卷1，頁1。

³⁰ 清·周家楣、繆荃孫編：《光緒順天府志》第16冊，頁6649。

川立論本自矛盾，而其徒又兩引以評綱目甚矣，講學家之無識也。」³¹評判之言甚厲。沈氏亦於《論語比》一書末處直言，書中之言，必引起講學家的痛詆，但沈氏認為書中所言均是平心之論，若有不認同之處，正因道不同不相為謀。³²

三、沈道寬論詞絕句架構解析

沈氏雖長於書畫，對於韻文亦創作不輟，筆耕之餘，更記錄自己對於文體的觀察體會，是故撰寫《六義郭郭》類於詩話之著作，將自己論詩所得匯聚於此。然對於詞的觀察體會，沈氏並無專著討論，僅能透過〈論詞絕句〉探得對詞體創作的觀點。在四十二首〈論詞絕句〉中，可概分為兩類，一為詞體論，又可細分為詞體溯源，以及詞體發展兩項；另一類為作家論，亦可細分為專論兩宋詞人，以及精選宋以外歷朝詞人兩項。四十二首〈論詞絕句〉內容豐富，頗具系統性。

四十二首細部內容大致陳述如下：前五首是綜述對詞體起源與風格等相關看法；第六、七首評南唐詞，第八首至第十七首評北宋詞家，第十八首至第三十首續評南宋詞家，可見論兩宋詞人共得 23 首，占總數一半。其中論及的詞人包括，北宋詞人趙佶、晏殊、晏幾道、柳永、歐陽脩、范仲淹、宋祁、張先、賀鑄、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南宋詞人朱淑貞、李清照、辛棄疾、張孝祥、姜夔、王沂孫、盧祖皋、張輯、史達祖、吳文英、周密、高觀國、劉克莊、趙彥端、張鑑。第三十一、三十二首論及金元元好問與張翥；第三十三至三十六首，分論明詞人劉基、楊慎、王世貞與陳子龍；第三十七首至最後，則分論當代詞人，包括王士禎（兩首）、鄒祇謨、朱彝尊兼論陳維崧，以及厲鶚與萬樹等人。沈氏所選詞人，可知以兩宋詞壇為主體，並精選五代、金元至清數家輔以討論，由此架構，亦可體察沈氏的品評喜好。筆者將上述細項歸納為三點，分別「詞體論」、「個體論」與「比較論」，並針對此三

³¹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遺集·論語比》，頁 12-13。

³²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遺集·論語比》，頁 14。

項內容進行細部剖析。

（一）詞體論

詞體論又可細分為「詞體溯源」與「詞風建立」兩個子目，在詞風建立當中，有跨及到作家論的成分，但以整體性而言，沈道寬是藉由幾位詞家進行詞風建立的代表。詞體論五首之中，前三首進行風格確立與溯源。清代是詞學復興的重要時代，許多作家作詩亦兼填詞，而幾位詞壇領袖開始推尊詞體，比附《詩經》、《楚辭》，形成一種尊體效應。在詞體源頭幾派說法中，有一說係源自「樂府」，蓋因樂府詩句式長短不一，又可配合音樂歌唱，與後出的詞極為類似，因此多有人如是比附。然沈道寬對於尊體提出質疑，在論詞絕句的第一首提出見解：

探源樂府溯虞廷，要把詩餘比再賡。大晟伶官工制譜，王孫已道永依聲。³³
沈氏對尊體一說，並不十分贊同，認為將屬於詩歌的樂府比作詞，恐是對詞體的不瞭解，沈氏在此詩有註云：

有聲病對偶之詩乃有詞，近人苦為詩餘二字辨，欲比之唐賡歌、商周雅頌，誤矣。（頁 489）

提及過去是先有文詞後和聲而歌的「聲依永」，當時的詩歌是文字先出，撰寫者或是後代讀者再就這段文字的內容，引喉歌之，是和聲吟詠；唐宋之後，則是先定曲譜後填詞的「永依聲」，是先有音樂，詞人再配合音樂填上適合的文字，兩者之間明顯不同。故沈道寬在第一首提出對尊體思維的反思，此處針對清人將詞體遠溯《詩經》、《楚辭》、樂府詩等持反對意見。

接著沈氏對詞體風格進行定調，透過第二首作品延續說明：

嗜欲將開有必先，出雲曾說見山川，輕風細雨香來句，已為詞人著祖鞭。（頁 489）

詞自有屬於文體上的獨特風格，與詩不同，與曲有別。沈氏認為早在漢魏之際的曹

³³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06 冊，頁 489。為節省篇幅，四十二首論詞絕句將以原詩末句標註頁碼，不再另注。

丕，已為此種風格樹立典範，正如曹丕〈行者歌〉中的「輕風細雨染香來」詩句，雖為詩歌，卻存著屬於詞的風格；在第三首中再次舉證唐以前還有其他作家，亦是如此風格取向：

六朝詞客最多情，一語從教百媚生。可惜清新庾開府，詞壇未獲主齊盟。（頁489）

多情真意、語詞百媚清新，均屬沈道寬歸納的詞體風格取向，特舉作家庾信，認為其人作品風格貼近詞體，可視為詞體發展的先驅者。

詞體論的最後兩首，是兩跨性質，既為詞體進行鋪陳，也兼具個體論的說法。第四首提及「百代詞曲之祖」的李白，所留下兩首經典詞作的真偽問題，詩云：

野錄湘山起論端，詞家三李信疑間。可應直自開天世，豫詠中興菩薩蠻。（頁489）

在《湘山野錄》記載李白兩詞之後，後世出現了詞家三李的說法，此詩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白詞探析〉³⁴已有詳盡討論，此類「公案」軼事，係論詞絕句論及詞人常見的書寫角度。沈氏對此說存疑，延續前作在第五首道出內心疑義：

中唐劉白導詞源，五季風流格律存。踵事增華誇麗藻，可將大輅笑椎輪。（頁489）

認為劉禹錫和白居易才能算是文人作詞的開端，也因為有劉、白等人的努力，詞的格律漸具雛形；而當時的詞，內容上極為簡樸，沒有過度華麗的詞藻鋪陳，產生一種民歌的風情。上述五首，即是沈道寬對於詞體的見解與辨析，並大致將詞的溯源以及基本輪廓概述。

（二）個體論

個別作家的討論是沈道寬四十二首〈論詞絕句〉之大宗，針對由五代至清朝歷代經典詞人，進行一系列的評析，從沈氏所選的受評者，亦可看出沈道寬的詞風傾向，更可從中瞭解詞體發展的具體脈絡。在個別作家討論方面，可再細分為四種形

³⁴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白詞探析〉，《詩詞越界研究》，頁197-228。

式，分別為「論詞人軼事」、「摘詞作佳句」、「比附於前賢」，以及「兩詞家比較」，前兩項置於「個體論」進行分析，後兩項則於「比較論」中舉例討論。

在「論詞人軼事」上，最典型的例子，即於第七首中，此詩是唯二論及五代詞人的作品，沈氏於五代詞人中最欣賞李煜，甚至於評論當中，為他進行平反，詩云：

國勝身危賦小詞，無愁天子寫愁時。倚聲本是相思調，除卻宮娥欲對誰。（頁 489）

此詩就李煜〈破陣子〉一詞本事而發，沈詩自注「此時不應作小詞，宋人譏其對宮娥之非，可謂不揣其本。」（頁 489）李煜此詞寫道：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瓊枝玉樹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³⁵

後主遭圍城填〈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一闕，城破國亡後，臨行時又以〈破陣子〉陳哀痛情緒。「國勝身危賦小詞」，國勝即勝國之意，《詩經·牆有茨》正義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注云：……『勝國，亡國也。』」³⁶李煜當時面對國破家亡，填詞表達內心苦痛。次句以高緯「無愁天子」之典比附李煜在政治上的無能。《北齊書》載：「（高緯）乃益驕縱。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³⁷高緯縱情享樂，不顧家國安危，此點與後主消極面對國事的態度相同，沈氏以「無愁天子」比況，點出末代君主治國無方的悲哀。蘇軾讀此詞後作跋語云：

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何哉！³⁸

³⁵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764。

³⁶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牆有茨》，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頁 110。

³⁷ 唐·李百藥：《北齊書·幼主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8，頁 112；又溫庭筠〈達摩支〉曲：「君不見無愁高緯花漫漫，漳浦宴餘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虜，欲吹羌管先洩瀾。」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27，頁 393。

³⁸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21），卷 4，頁 85。

認同蘇軾看法者，包括洪邁、蕭參，均為文譴責³⁹；另有袁文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為之耳。」⁴⁰認為是後人所為，有刻意維護之嫌。沈詩就詞體的調性待之，指出詞為「倚聲」，係敘寫男女情愛、言傳相思的載體。「倚聲」之意，是依照樂曲的聲情、句拍填詞，首見於《新唐書·劉禹錫傳》載：「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⁴¹如陶穀〈風光好〉（好因緣）：「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⁴²《南唐近事》曾載：「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⁴³事載陶穀為人強勢傲慢，見美色當前，仍不免動情填詞傳達愛慕之意，更以詞意傳達對弱蘭的情感。既倚聲本是婉媚綺柔的載情之調，李煜以詞寄宮娥，似乎仍合於情理。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

識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為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垂淚之日，不當責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為有情，對宗社揮為乏味也。此與宋荅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⁴⁴

此意見可與沈氏詩歌相呼應。

其他如第八首論宋徽宗趙佶：「紫陌鶯花夢陽京，無情風雨太縱橫。烏衣不會君王意，愁絕寥天五國城。」（頁489）就宋徽宗〈燕山亭〉而發，透過靖康之難史事，

³⁹ 宋·洪邁：《容齋隨筆·李後主梁武帝》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5，頁64；宋·蕭參：《希通錄·論亡國之主》，收入明·陶宗儀編：《說郛》，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6，頁307。

⁴⁰ 宋·袁文：《甕牖閒評》，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58冊，卷5，頁9。

⁴¹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68，頁5129。又宋·張耒〈賀鑄東山詞序〉亦云：「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見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129。

⁴²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上冊，頁716。

⁴³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收入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22。

⁴⁴ 清·梁紹壬撰，范春三編譯：《兩般秋雨庵隨筆》上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卷2，頁148。

表達對才子詞人卻有天子身分的徽宗，提出感慨；第十首論柳永：「淺斟低唱柳屯田，肯把浮名換綺筵。身後清聲誰會得，墓門紅袖拜年年。」（頁 490）透過明·馮夢龍所撰小說，言及眾歌妓憑弔柳永一事而發，此類型皆以詞人軼事的角度進行品評。

「摘詞作佳句」一類數量亦頗豐，此種類型是針對該詞人的名句提出來討論，或以摘句來代表詞人風格，例如第十四首評賀鑄，詩云：

佳士還須好客陪，匠心惟有賀方回。一川煙草漫天絮，梅子黃時細雨來。（頁 490）

賀方回有〈買陂塘〉一詞，其中名句為「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⁴⁵，沈詩評賞賀鑄一詞，並針對宋·潘子貞語「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為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⁴⁶而發，認為賀鑄一詞雖借鑒寇準詩作，若無賀氏本身匠心獨具，巧妙化用，恐寇準詩亦無人道及。因有賀鑄善因善用，此三句詞得以至今成為經典佳句，沈氏相當肯定賀鑄的用心。其他作品的摘句運用，還包括第十九首提及辛棄疾，詩云：

稼軒格調繼蘇髯，鐵馬金戈氣象嚴。我愛分釵桃葉渡，溫柔激壯力能兼。（頁 490）

沈道寬論詞主情致，於下節有細節說明，由此首可看出對婉約詞的偏愛。以豪放名家的稼軒，沈氏最賞者，係較為抒情的〈祝英臺近〉（寶釵分）闋，對豪放詞人採取持平欣賞，並無大肆批評。不過較肯定豪放詞人在婉約詞的努力，認為稼軒繼承蘇軾豪放詞風，卻仍有不少溫柔旖旎之作，如〈祝英臺近〉便是一首絕佳情詞，而沈詩的第三句，更摘此詞首二句而來。另一位豪放詞家劉克莊，沈氏亦稱賞較為婉曲的詞作，在第二十八首詩云：

潛夫別調寫相思，且盡尊前酒一卮。舞錯伊州渾不願，蕭郎相見目成時。（頁 491）

⁴⁵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1冊，頁513。

⁴⁶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59。

舞錯伊州以降兩句，即改寫至劉克莊〈清平樂〉「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⁴⁷而來，用此兩句說明劉氏填婉約詞別是一番滋味。其他見如第二十九首論趙彥端：「不放閒愁入酒酣，王孫芳草怨江南。夕陽紅濕蒼波底，送盡歸雲趙介庵。」（頁 491）「夕陽紅濕」兩句，即化用趙氏〈謁金門〉（休相憶）闕，其中「波底斜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⁴⁸句而成，均善用詞人名作名句加以點染鋪陳。

沈道寬在個體論方面，尚有值得一提之處，即會於「論詞絕句」中特別標舉部分於詞話、詩話罕被提及的詞人，如范仲淹、張鎰等人。范氏存詞六首，卻每一首皆十分精良，能於眾多詞人中擇舉范氏評價，可謂眼界精當，第十二首評范仲淹詩云：

相思清淚落悲笳，酒入愁腸嘆鬢華。誰識穹邊窮塞主，心如鐵石賦梅花。（頁 490）

范仲淹存詞甚少，卻在詞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原因在於其詞量少質高，明清編選的詞選，有頗高之機率會將范詞選入。范氏作品中，以〈蘇幕遮〉、〈漁家傲〉、〈御街行〉最聞名，均以描寫邊塞風情或羈旅愁思為旨趣。沈詩首二句即就〈蘇幕遮〉末句而來，「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⁴⁹，如此兒女情長，本不適合出現在長年戍守關外的范仲淹身上，但是范氏才華出眾，鐵漢柔情，將兒女之情與邊塞融合而不衝突。故末句用典，借唐代文人宋璟的軼事與范仲淹連結，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載：「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花賦〉，清豔殆不類其為人。」⁵⁰此語本用以說明宋璟為人高介清通，卻寫出豔情之作，沈氏將此典用於類比范仲淹人格，說明如外族皆懼的小范老子，也有如此旖旎詞作。清·沈啟鳳《諧鐸》亦有提及類似觀點，此書載：

宋廣平心如鐵石，曾賦梅花，韓潮州諫迎佛骨，風力錚然，而「銀燭未銷，

⁴⁷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4冊，頁2643。

⁴⁸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頁1444。

⁴⁹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1冊，頁11。

⁵⁰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4671。

金釵欲醉」兩言，詞壇膾炙。即范文正先憂後樂，而「碧雲天」一闕，亦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之句。何得拘文牽義，羅織風雅？⁵¹

故事將數名性格剛毅如宋璟、范仲淹等人羅列比較，即意指本是個性剛硬作風的文人，在填詞時卻可寫出婉麗動人的歌詞。其他如第三十論及張鎡：「瀟灑南湖上將孫，艦移伐閱作青門。揆天一序標宗旨，盡洩天機雷斧痕。」（頁 491）張鎡字功甫，是宋名臣張俊之後，有《南湖集》、《玉照堂詞》，而張鎡又是名詞人張炎之曾祖，沈詩透過張鎡曾為史達祖詞作序一事，連結張氏一脈通達詞學的狀況。

（三）比較論

論詞絕句會將所評詞人比附風格接近的前賢，讓人可清楚彼此之間的對應關係，所以「比附於前賢」一類，作法係源於鍾嶸《詩品》體例而來，如論及班婕妤、王粲，說明「其源出於李陵」；提及陸機，說明「其源出於陳思」。⁵²在第三十二首論張翥，詩云：

催雪新篇詠蛻岩，梧桐秋老客衣添。周郎格調姜郎筆，比似詞家韻更嚴。（頁 491）

沈道寬認為元代張翥是繼承宋代周邦彥、姜夔的重要作家，從此詩亦可觀察沈氏認定的詞脈宗譜，認為張翥係元代唯一能繼承周、姜詞風的作家，因為在當時散曲盛行的年代，時常填詞似曲，混雜為之，以致詞體不倫不類，而張翥能夠嚴守格律，講究用韻，可謂前承於南北宋之集大成者，故將張翥比附周邦彥與姜夔二人，給予張翥極大的肯定。另外第四十一首論厲鶚，詩云：

琴瑟箏琶調不同，掃除氛祲見王功。溫尋大雅追姜史，何似西湖厲太鴻。（頁 491）

清代浙西詞派是標舉姜夔的清空雅致之說，視姜夔為詞派的圭臬，而繼起的中堅分子厲鶚，在沈道寬的眼中，詞風即能呈現出宋代姜夔與史達祖的清雅，故將厲鶚與

⁵¹ 清·沈起鳳：《諧鐸》，收入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 10 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 12，頁 6073。

⁵² 南朝梁·鍾嶸：《詩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 19、22、24。

姜、史合一論之；再看第二十五首「七寶樓台說夢窗，珠璣碧帶落金釭。美成嗣響多新曲，好聽詞家自度腔。」（頁 490）陳述吳文英詞繼承北宋周邦彥而來，兩人風格近似，又皆會度曲，清代較多姜、吳並論，將周、吳並稱者較少，也可見沈氏的觀點與當時略為不同。

「論詞絕句」會將兩位程度相當、當時齊名，或具有相同或相對特色的人互相比較，在沈氏的作品中亦不例外，四十二首中有九首屬合論，比例相當高。除了父子合論如李璟、李煜：「南朝令主擅風流，吹徹寒笙坐小樓。自是詞章稱克肖，一江春水瀉江愁。」（頁 489）晏殊、晏幾道：「珠玉新編逸韻饒，仙郎仙筆更飄飄。世儒也愛玲瓏句，夢踏楊花過謝橋。」（頁 489）兩詩都點出兒子承繼父親詞風，更有青出於藍的狀況。若由非血緣關係者合論，便是認為兩位詞人有相同的特質或詞風。如第十三首評宋祁、張先，詩云：

六字猶人一字殊，春風紅杏宋尚書。何當更遇張三影，好句教稱一笑初。（頁 490）

此詩論及兩位以單一詞句聞名的張先、宋祁，張先有張三影之名，宋祁因為〈玉樓春〉寫下了動人的「紅杏枝頭春意鬧」⁵³而在詞壇聞名，沈道寬覺得該現象十分有趣，甚至認為如果兩人可以在宋初有交集，必然可以產生一些火花，此詩的目的意在彰顯兩人為詞的特色。

第十六首論秦觀、黃庭堅則是兩人合論的一種典型比較，詩云：

後山談藝舉秦黃，詭俊輕圓各擅場。綺語任他犁舌獄，尊前且唱小秦王。（頁 490）

《後山詩話》已經將兩人並論，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⁵⁴沈氏透過這個角度起興，並在第二句標舉兩人的詞風，以「詭俊」標示黃詞，以「輕圓」說解秦詞，兩人各有特色，各善其風。歷來對於秦、黃於詞壇的地位，多半都主張秦勝於黃，如清·彭孫遹《金粟詞話》云：

⁵³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 1 冊，頁 116。

⁵⁴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冊，頁 213。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⁵⁵

彭氏認為兩人齊名，實力優劣卻有所懸殊。後李調元《雨村詞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馮煦《宋六十家詞選》、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等，亦提出相同看法；當然仍有部分評論者因循《後山詩話》的見解發揮，如賀貽孫《詩筏》云：「但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別調，差不如秦七、黃九之到家耳。」⁵⁶將秦、黃二家歸入婉約一派，並且實力相當。沈道寬的第二句所謂「各擅場」，已經給予秦、黃二人一合理定位，認為兩人各有特色，是在伯仲之間。後兩句則將黃庭堅的詭俊，與秦觀的清圓深入解釋，說明黃庭堅別出新裁，這與其作詩之法亦有關聯，清·馬春田〈讀黃山谷集〉曾評價黃詩：「山谷老人人俊偉，餘事作詩愛譎詭。倔強不若韓退之，苦澀有讓樊宗師。」⁵⁷作詩奇譎，不輸韓愈與樊宗師之作風，馬詩亦化用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所言：「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⁵⁸說明黃詩詩風特殊，而這樣的表現形式亦出現在填詞上，黃氏作詞曾被法秀禪師告誡「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⁵⁹但在沈道寬的評價中，並不以此等「綺語」而覺得不入流，甚至認為是黃詞的重要特色；秦觀詞情柔美纏綿、清雅幽微，「清圓」二字，過去用以指稱聲音和諧，如宋·沈括《夢溪筆談》載：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⁶⁰

用清圓說明秦觀歌詞與樂融合，音聲諧美。清·丁弘誨曾以「明雋清圓」⁶¹評價王士

⁵⁵ 清·彭孫遹：《金粟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722。

⁵⁶ 清·賀貽孫：《詩筏》，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上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177。

⁵⁷ 徐世昌：《晚晴移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32冊，卷128，頁463。

⁵⁸ 唐·李肇：《唐國史補》，收入王汝濤編校：《全唐小說》（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卷3，頁1862。

⁵⁹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小山集序》，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16，頁163。

⁶⁰ 宋·沈括撰，張富祥譯注：《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80。

⁶¹ 清·丁弘誨：〈衍波詞序〉，收入馮乾輯：《清詞序跋彙編》第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頁

禎詞，也點出王詞與秦觀詞風接近。又因身世感懷，詞意淒婉動人，確是詞家正宗。沈道寬不透過孰優孰劣的角度看待兩人不同詞風，給予一公允見解，有別於當時詞評家的普遍看法。其他尚有兩位女性詞人朱淑貞、李清照合論：「巷語街談點話難，卻教閨秀據騷壇。斷腸以盡淒涼調，更闌叮咛李易安。」（頁 490）同屬南宋著名女詞人，併而合論，或略析風格，或比較高下，均可見得沈道寬在挑選合論對象的細心與用心。

四、沈道寬之詞學觀

經過以上分析，此小節將對沈道寬的詞學觀點進階析理，共歸結為四點討論，分別是：「填詞合於格律」、「詞主婉約情致」、「抒情以雅為本」，以及「風格字新意清」四項。

（一）填詞合於格律

因沈道寬極重視音律，除了對於音樂的講究之外，對於聲韻學也頗有自己的想法，故沈氏認為詞屬音樂文學，應必須嚴守格律，讓詞透過自我的格律，變成一個獨立的文學體製，在論詞絕句裡，也常出現這樣的想法，在第十五首論及蘇軾時提及：

不受鞿羈見逸才，審音協律未全乖。教坊我欲呼雷大，鐵板桐弦寫壯懷。（頁 490）

說明蘇軾天縱英才，在詩文書畫造詣極高，然時人對東坡詞，多透露有部分瑕疵，如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言及：「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⁶²透過東坡自言平生有下棋、飲酒和唱曲三事不如人，來反推東坡歌詞無法入樂一事；

16。

⁶²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頁64。

又宋·李清照〈詞論〉載：「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諧音律。」⁶³亦認為晏殊、歐陽脩、蘇軾等人，詞作是句讀不整齊的詩，無法諧律。而沈氏此詩針對前人說法，提出較為持平的論點，認為雖有不合律之缺點，但「審音協律未全乖」，正如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曾載晁无咎評當朝詞作，談及東坡時，認為「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⁶⁴雖陳述當朝人多半認為東坡詞有不諧律狀況，但才氣縱橫，自然凌駕在曲子的框架之上。

後二句則針對《後山詩話》的本色論而發，《後山詩話》對蘇軾的評論云：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⁶⁵

作家往往以擅長書寫文體的方法，套於其他文體上，如韓愈、蘇軾用寫文作詩之法，去創作詩與詞，則不如本就擅於詞體寫作的秦觀、黃庭堅，說明各種文體自有其特色。本色在傳統詞學中，主要仍以「婉約」風格一脈貫之。《後山詩話》雖已經遭後人增改，仍略可從此書明白時人對東坡詞非本色的看法，沈道寬詩中所持的觀點與《後山詩話》所述相近。

再看第三十一首評元好問詞，詩云：「野史亭邊詠古風，空群驥北道園同。正聲不愧詩人筆，只有遺山繼放翁。」（頁 491）野史亭所指即元好問，《金史·元好問傳》載：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⁶⁶

⁶³ 宋·李清照：〈詞論〉，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1 冊，頁 103。

⁶⁴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125。

⁶⁵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冊，頁 213。《後山詩話》內容涉及陳師道身後事，已經江西詩派後學增改，冠以「後山詩話」行之。相關考述，可參考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下冊，頁 211。

⁶⁶ 元·脫脫：《金史》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26，頁 2742。

後人多以野史亭代稱元氏。前兩句點出金元時期詞體蕭條，這與沈氏論詞絕句金元只列元好問與張翥兩家，可互為呼應。以「空群驥北」指涉沒有人才可尋，說明能填詞者寥寥可數，唯有元好問與道園虞集值得一提。第三句更進一步點出能合律正聲者，只有元好問一人，不僅有詩人言志筆鋒，又能符合格律，此點同代評論家亦有提出，如張炎《詞源》論及元好問云：「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邱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⁶⁷張炎言及元詞風流蘊藉處，可與周邦彥、秦觀齊觀，周秦皆屬婉約格律派代表，可知元詞在格律上的講究，元·虞集〈中原音韻原序〉曾云：「元裕之在金末國初，雖詞多慷慨，而音節則為中州之正，學者取之。」⁶⁸點出元詞雖多慷慨之作，仍恪守格律，填詞穩妥。沈道寬在末句提出有別於前人的看法，認為元好問前承陸游詞風，彼此有承繼關係。前人多稱元氏為蘇、辛一脈，雖陸游在詞史的歸屬上，亦屬蘇辛者流，如清·尤侗〈詞苑叢談序〉云：「唐詩以李、杜為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⁶⁹又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⁷⁰均可知陸游之隸屬。然陸游詞雖近稼軒，但亦有纖麗清婉之作，明·楊慎《詞品》即提到：「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⁷¹沈氏所言，應與楊慎論調相近，認為元好問兼賅兩體，與陸游詞風更近似。同期稍後的張文虎論及元詞，也提及「其詞疏快明雋，上者逼蘇、辛，次亦在西樵、放翁間。」⁷²與沈氏詩中所論相近。

其他論及守律一事，尚有二十三首論張輯：

紅牙按拍譜新聲，顧曲周郎共此情。東澤還餘綺語債，心香一瓣為先生。（頁

⁶⁷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267。

⁶⁸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35冊，頁659。

⁶⁹ 清·尤侗：〈詞苑叢談序〉，收入朱崇才編：《詞話叢編續編》第1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230。

⁷⁰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324。

⁷¹ 明·楊慎：《詞品》，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513。

⁷² 清·張文虎：〈遺山先生新樂府序〉，收入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454。

490)

張輯，字宗瑞，別號有四：廬山道人、東澤、東澤詩仙、東仙等。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載引朱湛廬序提及「受詩法於姜堯章」。⁷³有《欽乃集》、《清江漁譜》、《東澤綺語債》等著作。張輯亦屬罕見於論詞絕句被談及詞人，沈氏別有用心列舉張輯，並從首二句可知，張氏亦為婉約格律派作家，再加上前已言及學法姜夔，更清楚張氏詞風。然清人論及「顧曲周郎」，雖是用典於「曲有誤，周郎顧」⁷⁴，三國周瑜妙解音律，能聞聲辨曲之誤一事，說明某詞家對曲音的講究極高，或言該人有自度曲之本事，另外，言及此一詞彙，通常也會與周邦彥連結，以論詞絕句而言，便有相關例證如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十六：「周郎慧並溯當年，識曲聽真孰比肩。」江昱〈論詞十八首〉之六：「詞壇領襲屬周郎，雅擅風流顧曲堂。」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之四十六：「移宮換羽關神解，似此宜開顧曲堂。」⁷⁵均將顧曲、周郎與周邦彥串連一起。然歷來詞評家幾乎依循朱湛廬序所言，多將張輯隸屬姜夔一派，如清初朱彝尊〈黑蝶齋詞序〉云：「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廬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瓶、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⁷⁶又汪森〈詞綜序〉云：「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⁷⁷均以為師法白石，沈道寬詩中卻將周邦彥與張輯合稱，更言「心香一瓣為先生」，明顯指涉兩人的承繼關係，是較特出之見。不管師法周邦彥或姜夔，張輯的確是恪守格律者，陳廷焯在品評〈山漸青〉讚賞「音節拍會，有行雲流水之致」⁷⁸、〈碧雲深〉美譽「神行官止，合拍無痕」⁷⁹，均指出張氏填詞格律穩妥。

在最後一首論及萬樹，詩云：「平仄均勻可是難，一編詞律比申韓。不妨自置琴

⁷³ 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頁171。

⁷⁴ 晉·陳壽：《三國志·周瑜傳》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54，頁1265。

⁷⁵ 孫克強、裴喆：《論詞絕句二千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頁72、87、454。

⁷⁶ 清·朱彝尊：《黑蝶齋詞序》，收入馮乾輯：《清詞序跋彙編》第1冊，頁215。

⁷⁷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詞綜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1。

⁷⁸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下冊，頁1064。

⁷⁹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中冊，頁735。

書側，當作商君約法看。」(頁 491)說明清代對於詞律已經模糊難辨，有賴《詞律》一書問世，堪比法家出現申韓之術。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談及萬樹《詞律》亦給予極高評價：

萬紅友當鞚轡榛楛之時，為詞宗護法，可謂功臣。舊譜編類排體，以及調同名異，調異名同，乖舛蒙混，無庸譏矣。其於段落句讀，韻腳平仄間，尤多模糊。紅友《詞律》，一一訂正，辯駁極當。所論上、去、入三聲，上、入可替平，去則獨異。而其聲激厲勁遠，名家轉摺跌蕩，全在乎比，本之伯時。煞尾字必用何音方為入格，本之挺齋。均造微之論。⁸⁰

吳衡照將《詞律》的優點包括同調異名的考察、平仄譜變四聲譜，以及上、入聲可代平聲等重要貢獻點出。劉少坤針對《詞律》的貢獻曾提及在詞律史上，有從寬與從嚴兩派，從寬係就溫庭筠等人堅持平仄的填詞法，將詞體馴化成「詩客曲子詞」，這一派將詞體變為詩體的一部分，逐漸擺脫音樂的限制，讓詞體走向案頭文學；另一派即周邦彥、李清照、姜夔、張炎等堅持嚴密的聲律填詞法，主張詞為聲樂之體，且戮力保持詞體原貌⁸¹，而萬樹的《詞律》的確功不可沒。重視格律的沈道寬，在評點萬樹及其《詞律》時，以商鞅變法作喻，肯定萬氏在律體上的貢獻。反之，在論及楊慎云：「謫戍南遷萬里途，永昌僻郡渺藏書。用修自譜胸中調，按拍真應格律疏。」(頁 491)楊慎在嘉靖 3 年(1524)因大禮議事件遭貶，充軍雲南永昌，當時位居僻地，藏書甚少，岳淑珍認為楊慎在撰寫《詞品》時，「遠謫瘴蠻之地，檢書不便，致使《詞品》出現了一定的訛誤。」⁸²詩中前兩句便為此事而發。沈道寬在評價楊慎時，似乎也受萬樹影響，萬氏曾在《詞律·自敘》提及：「明興之初，餘風未泯，青邱之體裁幽秀，文成之丰格高華，矩矱猶存，風流可想，既而斯道愈遠愈離。即世所膾炙之婁東、新都兩家，擷芳可佩，就軌則多歧，按律之學未精，自度之腔乃出。」⁸³論及明代詞壇，初期有高啟、劉基填詞按譜，典範猶存，風流尚見，繼而每況愈下，

⁸⁰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3 冊，頁 2403。

⁸¹ 見劉少坤：〈萬樹《詞律》在詞律史上的地位〉，《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 (2015.6)，頁 11。

⁸² 明·楊慎撰，岳淑珍導讀：〈導讀〉，《詞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4。

⁸³ 清·萬樹：《詞律》(臺北：世界書局，2009)，頁 5。

到了婁東、新都二家，所指即為婁東人王世貞與四川新都人楊慎，沈詩後兩句以楊慎自度曲一事而發，提出「格律疏」以呼應萬氏認為楊慎審律之學未精。

（二）詞主婉約情致

沈道寬的詞學主張仍是以「婉約為正宗」，而婉約詞重於內容的情感表現；另外沈氏不偏廢豪放上乘之作，所欣賞的豪放詞家創作上的表現，已在上節說明。以下則針對沈氏論詞絕句特別標舉主情致的觀點，其中包括對姜夔的推崇，從第二十一首可探得：

白石清聲自一家，盡挾雕飾洗鉛華。流傳衣鉢歸初祖，提倡宗風到竹垞。（頁490）

白石為姜夔之字號簡稱，姜氏號白石道人，首句所言「清聲」，係白石詞風「清空」之意，張炎曾替姜夔「清空」詞風作進一步引伸：「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⁸⁴姜氏詞屬古雅峭拔者，清·吳淳還〈白石詞鈔序〉再具體提出姜夔在詞壇的重要貢獻：

南宋詞至姜氏堯章，始一變《花間》、《草堂》纖穠靡麗之習。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前人稱之審矣。⁸⁵

又清·江春〈白石道人集序〉亦云：「唐之李太白、白樂天、溫飛卿，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皆詩詞兼工者，古或有其人焉。其在南渡，則白石道人實起而繼之。……其詞則一摒靡曼之習，清空精妙，夔絕前後。」⁸⁶過往「花間」較穠麗的風格，經南宋白石之手，以清空煥新詞壇，轉變詞風有功，故而沈詩第二句言及盡去雕飾，一改穠豔。後二句應為倒裝句，有此宗風推行，正如清·汪森所言：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

⁸⁴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259。

⁸⁵ 清·吳淳還：〈白石詞鈔序〉，收入金啟華等合編：《唐宋词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209。

⁸⁶ 清·江春：〈白石道人集序〉，收入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234。

後，譬之於樂，舞箭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⁸⁷

姜夔創格於前，妙解音樂、嚴守格律，集南宋詞之大成。受到朱彝尊大力讚揚，於〈詞綜發凡〉譽稱：「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⁸⁸因此姜夔於清代受到浙西詞派創始人朱彝尊之推崇，此風從南宋蔓延至清代初期，甚至影響有清一代詞壇甚深，沈道寬生活於嘉道年間，仍屬浙派籠罩詞壇時期，提出「初祖」之論，推舉姜夔為婉約格律一派之宗祖，呼應「宗風」一詞。過往常將文學流變推溯源流、納聚家派，如厲鶚以畫派之南北譬喻詞壇，言及「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⁸⁹正如沈詩宗風一說。沈氏承接浙派觀點，高度肯定姜夔於詞壇的貢獻，繼而推舉姜氏詞風導向。進而在二十二首論及王沂孫與盧祖皋時，前承宗風一說，續談：「孰云王後孰盧前，花外蒲江各一編。若把衰蟬方蟋蟀，故應嗣法屬中仙。」（頁490）巧用初唐四傑王、楊、盧、駱排行作為開頭，將同屬南宋的王、盧二人合論，因兩人時代略遠，故前人較少將此二人並論。但談及盧祖皋，亦知其詞亦屬工於格律一派，如宋·黃昇評盧詞「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⁹⁰，與王沂孫同屬婉約詞派之能手。第三句納進姜夔以明親疏，王沂孫有〈齊天樂〉詠蟬，姜夔有同詞調詠蟋蟀，將三者作一比較，據沈氏結論所言，可知王沂孫更靠近姜夔的風格，以「嗣法」切合前詩所言「宗風」，說明「中仙」王沂孫更能傳承姜氏一脈詞風。

在第二十四首論史達祖：

流水絨愁帶落紅，梅溪寫出態怡融。試臨斷岸看新綠，信是毫端有化工。（頁490）

此詩化用史達祖〈綺羅香·詠春雨〉詞句，史氏作品全貌為：

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裡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它、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 沈

⁸⁷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詞綜序》上冊，頁1。

⁸⁸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詞綜序》上冊，頁10。

⁸⁹ 清·厲鶚：〈張今涪紅螺詞序〉，收入馮乾輯：《清詞序跋彙編》第1冊，頁419。

⁹⁰ 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頁171。

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翦燈深夜語。⁹¹

其中下片「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被化用於沈詩一、二句裡。此詩對應姜夔與張炎評價史達祖詞而發，說明史氏善於融情於景，如姜夔稱譽史氏「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⁹²所賞者，亦是「臨斷岸」以下數句。沈氏以「態怡融」來點出史氏作品情景融洽。後二句則承接張炎《詞源》針對史達祖〈綺羅香〉此二句的相關看法，張炎在詞的「句法」上說明：

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⁹³

此言下列舉數詞，其中便有「臨斷岸」兩句，說數詞例均「平易中有句法」，沈氏贊同張炎說法，認為史氏在摹情寫態一流，且自然工巧，這類的批評手法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曾運用過，在評賀鑄時，亦言「方回筆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⁹⁴第二十六首論及周密詞：「漁笛清歌付玉簫，天涯淪落寄情遙。杜郎舊事花能說，一夢揚州廿四橋。」（頁490）周密詞集《蘋洲漁笛譜》，首句點出周詞清雅且具音樂性的特質，用清歌、玉簫連結。前二句亦櫟括周氏〈秋霽〉詞「重到西泠，記芳園載酒，畫船橫笛。水曲芙蓉，渚邊鷗鷺，依依似曾相識。」下片「轉眼西風，又成陳跡。歎如今、才消量減，尊前孤負醉吟筆。欲寄遠情秋水隔。」⁹⁵此詞詞序已提及撫人事飄零，感歲華搖落，是詞寫於亡國前，多半感土悲秋之作，兼寄以國勢蕭條之慨。後二句亦是化用周詞〈瑤花慢〉（朱鈿寶玦）闋，下片「杜郎老矣，想舊事、花須能說。記少年，一夢揚州，二十四橋明月。」⁹⁶藉瓊花而發，更化用唐·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與「二十四橋明月夜」詩典以自況，點出今非昔比之慨。清·陳廷焯評

⁹¹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頁2325-2326。

⁹² 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頁169。

⁹³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258。

⁹⁴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下冊，頁1311。

⁹⁵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4冊，頁3272。

⁹⁶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4冊，頁3269。

此詞謂之「感慨蒼茫，不落詠物小家數，亦中仙流亞也。」又言「切合大雅，文生於情」⁹⁷，指出此詞雅致有餘，情真意切。周氏遭逢亡國動盪，詞中多寄寓個人感懷，故沈氏化用二詞詞句，說明周作富有詞婉情真的寫作特質。

沈道寬雖不偏廢豪放之作，然前述愛稼軒「我愛分釵桃葉渡，溫柔激壯力能兼」，論劉克莊「潛夫別調寫相思」，主要仍賞豪放詞家較為婉麗之作。但就所謂宗風一說，沈氏對豪放詞的包容度的確較為寬待。在第三十八首論及鄒祇謨、王士禎編選的《倚聲初集》而發，詩云：「倚聲小集愛程村，搜剔幽奇花樣翻。狡獪神通正法眼，莫言別調是傍門。」（頁 491）張世斌針對《倚聲初集》的選材指出：「內容上，雖以側豔婉約為主，也能做到兼收並蓄，對詩人之詞、文人之詞、詞人之詞、英雄之詞均並存不廢。」⁹⁸所謂英雄之詞，便是豪放詞家作品。鄒祇謨在〈倚聲初集序〉云：

至於南宋諸家，蔣史姜吳，警邁瑰奇，窮姿構彩；而辛、劉、陳、陸諸家，乘間代禪，鯨呿鰲擲，逸懷壯氣，超乎有高望遠舉之思。⁹⁹

雖《倚聲初集》收豔體之作為大宗，但鄒、王二人均在序言一再強調婉約、豪放均賞的觀念，沈詩所指「別調」，便是豪放之作，如陳廷焯所言「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能為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為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¹⁰⁰正聲、別調一說久矣，劉克莊詞集便以別調自況。末句指出不應將豪放之作當成「傍門」，意指道教非能正道之旁門，換言之，沈氏認同鄒、王所言，詞雖有婉、豪之別，但並無高下之分。亦可從第四十首「定論多應出至公，浙西風調六家同。竹垞高唱迦陵和，可似曹劉角兩雄。」（頁 491）合論朱彝尊、陳維崧並冠以曹操、劉備三國英雄比附，看出沈氏之於婉、豪詞風的公平對待。

（三）抒情以雅為本

既已標舉周邦彥為詞中巨擘、姜白石為浙派根源之初祖，詞主婉約抒情係沈氏

⁹⁷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中冊，頁 743。

⁹⁸ 張世斌：《明末清初詞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頁 93。

⁹⁹ 清·鄒祇謨：〈倚聲初集序〉，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1 冊，頁 384。

¹⁰⁰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下冊，頁 1199。

看待詞體的準繩。既要守律，又偏於抒情導向，在內容上，沈氏依循朱彝尊一派的說法，詞要以醇雅為本質，不能俗、不能直白，須求「雅致」風尚加以飾之，在第十一首談論歐陽脩時：

草堂遺選備唐風，古調高彈六一翁。誰把膚詞充法曲，盡教箏笛涵絲桐。（頁490）

雖此詩的批評重心是論詞絕句常見之「公案」議題，諸如李白填詞、歐公作豔、易安改嫁等，均是詩話、詞話、論詞詩經常重新審視的主題，但正應沈道寬心中對詞的標準偏向從「雅」，探及六一詞時，直觀認為歐陽脩不會填製俗豔鄙詞，於是詩自註說明六一詞贗作最多，因而為歐公翻案發言。朱彝尊曾云：「言情之作，易流於穢」，對於《草堂詩餘》所選錄之詞作不以為然，並提出選詞應「以雅為目」。¹⁰¹清·高佑鉅〈湖海樓詞序〉云：「詞始於唐，衍於五代，盛於宋，沿於元，榛蕪於明。明詞佳者不數家，餘悉踵《草堂》之習，鄙俚褻狎，風雅蕩然矣。」¹⁰²直指《草堂詩餘》選擇鄙豔，視風雅於無物。沈氏亦認為《草堂》風格鄙俗，未能精當擇選，未將歐公古雅之作選錄，而將豔情褻語的「膚辭」濫竽充數，亦強調詞尚雅致的重要性。另外，討論當代作家王士禎時，亦提出相似的看法，第三十七首云：

一片笙歌詠太平，漁洋唱嘆意分明。衍波一卷饒清絕，開出人間雅頌聲。（頁491）

笙歌所指，即伴樂而歌。《禮記》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¹⁰³首句點出清初文人唱和的結社風尚，李丹《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指出：

社會動蕩使得此時大量的詞人或因避禍而游食此間，或因賦閑而交往頻繁，或因致仕而南北宦游，與廣陵一地詞人融合在一起，構成龐大的詞人群體。……廣陵詞壇詞人的交游唱和是順康之際特殊文化形態文人心靈歷程的紀錄。既是風流雅集、詩酒唱和，又蘊涵著撫今追昔之慨、身世孤危之感，隱逸逃遁之念，對於群體人格精神的建構與創作範式的改變等都產生了重要

¹⁰¹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冊，頁14。

¹⁰² 清·陳維崧撰，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826。

¹⁰³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頁118。

影響。¹⁰⁴

當時王氏任廣陵推官，成為廣陵重要的文壇領袖，帶起唱和活動，在創作內容上，常可見江山易代之感懷，故沈詩言「唱嘆易分明」，與詠太平產生明顯對比。後兩句帶出王氏創作的風格，以清絕括之，即說明其詞清雅至極，清·丁弘誨曾針對王氏《衍波詞》做出評價謂：「朦朧萌坼，明雋清圓，即令小山選句以爭妍，淮海含毫而競秀。」¹⁰⁵以朦朧萌坼，明雋清圓出自明·徐禎卿《談藝錄》語，朦朧萌坼指情感萌發，明雋清圓則是文詞藻飾，接續舉晏幾道與秦觀來比附王詞風格。末句以人間雅頌來美譽王詞，《禮記·樂記》中提及：「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孔穎達疏「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¹⁰⁶用清雅之音，唱出人間雅樂，不從俗流。沈氏在第三十九首續論王士禎時，以「巧思無妨作雅音，等閒秀折入幽深。」（頁 491）再次強調王氏為詞雅正，幽深絕妙；包括稍後的厲鶚，亦以「溫尋大雅追姜史，何似西湖厲太鴻。」（頁 491）說明從厲鶚之詞可以再現姜夔、史達祖的大雅之詞，也將厲鶚承繼姜、史詞風的脈絡點出。

（四）風格字新意清

確立要恪守格律、婉約為宗，並且以雅致為本後，沈道寬也將用字遣詞下所營造的詞境風格在幾首論詞絕句當中提出。因為對於格律的講究，字音與音樂的關係對沈氏而言更是重要，故而鍛句鍊字上也有一定的要求。從沈氏四十二首論詞絕句探之，可明顯發現沈氏奉周邦彥與姜夔為主臬，既譽姜夔為初祖，對於姜氏步趨效法的周邦彥，更是不言而喻。在第十七首論及周邦彥：

內庭開館聚才人，供奉詞章字字新。更欲就中求巨擘，故應有客和清真。（頁 490）

周邦彥妙解音律一事，沈道寬透過周氏任職大晟府事，藉由張炎《詞源》所記載的相關事蹟談起：

¹⁰⁴ 李丹：《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4-25。

¹⁰⁵ 清·丁弘誨：〈衍波詞序〉，收入馮乾輯：《清詞序跋彙編》第 1 冊，頁 16。

¹⁰⁶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頁 699。

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稍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¹⁰⁷

有高超的音樂才能，再加上與樂官相互審度後，進行訂補舊調、創發新樂，曲調愈繁，愈彰周氏審音度律之能事。在有宋一代若要找尋此等音樂天分極高之人，恐怕檢遍大晟府中，亦無逢敵手，故曰「巨擘」，意指非周邦彥莫屬。再加上對於音樂文字的講求，在當代便已產生模仿行為，南宋詞家中，對於《清真詞》有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等三家步趨前賢，逐首唱和，明·毛晉跋方千里《和清真詞》謂：「美成當徽廟時提舉大晟樂府，每製一調，名流輒依律賡唱，獨東楚方千里、樂安楊澤民，有和清真全詞各一卷，或合為《三英集》行世。」¹⁰⁸此事於宋代詞壇中相當罕見，亦可由此得知周氏在後代詞壇的影響力。沈詩除讚美周詞影響詞壇外，更強調周氏用字新穎，別唱新聲，認為新巧是詞體應具有的特質與風格。

再藉由評與史達祖齊名的高觀國來延伸此觀點，高詞亦是婉約詞中情致深厚的詞人，第二十七首言及：

竹屋痴情太俊生，惜花難覓護花鈴。愁邊新句無人道，十二欄杆六曲屏。（頁490）

高氏詞集名《竹屋癡語》，沈氏用此作文章，指涉高觀國為詞俊雅情深，接續舉高氏三首詞作代表，分別是〈思佳客〉（翦翠衫兒穩四停）、〈喜遷鶯〉（涼雲歸去）與〈卜算子·泛西湖坐間寅齋同賦〉。護花鈴雖用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典：「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¹⁰⁹但高詞〈思佳客〉末二句便言及「鶯來驚碎風流膽，踏動櫻桃葉底鈴。」亦是使用護花鈴一事，可知沈氏所指應是該詞；另外化

¹⁰⁷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264。

¹⁰⁸ 明·毛晉：〈跋方千里《和清真詞》〉，收入金啟華等合編：《唐宋词集序跋匯編》，頁246。

¹⁰⁹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721。

用〈喜遷鶯〉「試省喚回幽恨，盡是愁邊新句。」¹¹⁰加上「無人道」，係因陳造為高觀國詞作序，讚美高詞「與史邦卿皆秦、周之詞，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若唐諸公亦未及也。」認為高詞掌握詞的特質，與秦觀、周邦彥詞相近，並所寫都是未經他人用過的新語，妙處可超越周、秦二人。最後再以〈卜算子〉為例，詞云：「屈指數春來，彈指驚春去。簷外蛛絲網落花，也要留春住。 幾日喜春晴，幾夜愁春雨。十二雕窗六曲屏，題遍傷春句。」¹¹¹此詞點春，句句鑲嵌春字，沈詩末句便是化用是詞末二句而來。然沈詩所引三詞雖屬婉約柔情之作，但高氏用典痕跡明顯，化用前人詩句得來，此處恐有暗指前人評論不確。雖是如此，對於用字清新的訴求已清楚點出。

其他如言及明代前期詞人劉基，第三十三首評論：

一代新聲一代人，犁眉小令寫清真。古音今調無相襲，不道中間隔幾塵。（頁 491）

此詩主要針對明·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而發，王氏論及劉基云：「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¹¹²早於王氏的陳霆曾言「其大闕頗窒滯，惟小令數首，覺有風味，故予所選小令獨多，然視宋亦遠矣。」¹¹³王世貞步隨陳氏論調，均說明劉基詞作離宋人作品遠，不如宋詞。然沈道寬不以為然，認為每一代均有值得被稱許的作家，反應文學不宜貴古賤今。此中更提及劉基小令用字清新真切，於明代亦屬上層之作。明代後期沈道寬評論陳子龍一家，陳氏的詞作風格，受到沈氏的肯定，第三十六首詩云：「黃門逸氣具湘真，旖旎溫柔百態新。」（頁 491）強調陳詞的風格婉約溫柔，逸氣脫俗，在其《湘真閣詞》均可見得，王士禎在《倚聲初集》評陳子龍詞時，曾道「寫景布詞，必不入南宋一字，是此公獨絕」¹¹⁴；又《花草蒙拾》言「陳大

¹¹⁰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頁2351。

¹¹¹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第3冊，頁2361。

¹¹²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393。

¹¹³ 明·陳霆：《渚山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359。

¹¹⁴ 清·鄒祇謨、王士禎選輯：《倚聲初集》，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頁497。

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繡耳。」¹¹⁵皆說明陳氏在用字造句上自然清新。另外評價王士禎時，亦言「清新五字桐花鳳，卻是新城最賞心。」（頁 491）清·李佳《左庵詞話》載：「王漁洋詞有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人因呼之為王桐花。」¹¹⁶沈氏賞〈蝶戀花〉此句，認為用字清新，在在表述對字新意清的詞風追求。

五、結語：兼論沈道寬之詞派傾向

就沈道寬四十二首「論詞絕句」檢視，大略可得幾項訊息，第一，沈氏論詞的基本模式，包括詞家獨論、與雙人合論兩大類；詞單家獨論可細分成名家（如歐陽脩、蘇軾、周邦彥等）、罕見詞家（如范仲淹、宋徽宗、張鎰等），還有著重在詞人作品（如歐陽脩、賀鑄），或者詞家歷史定位（如柳永）的重新檢討上；雙人合論方面，多半從屬性相同的詞家一併討論，如父子檔的晏殊、晏幾道、以名句聞名的宋祁、張先；還有批評史料已合稱的秦觀、黃庭堅。一般評論者若看重該名受評詞人，會以一首詩專論該詞家，因此合論者的地位，通常略遜於獨論者。在沈氏論詞絕句中，僅少數詞人被論及兩次以上，從此角度觀察，在沈氏心中最優秀的詞人，應當是被賦予「巨擘」的周邦彥，以及譽為浙派源流「初祖」的姜夔，其中原因係沈氏多次在論詞絕句中提及詞以婉約為正宗概念，相對來說，蘇、辛並非沈氏所特賞之詞家。要言之，沈氏對詞體的主張必須符合格律，並且遵循婉約為宗的條件，詞重情致，以雅為本，用字造句宜清新。

針對沈道寬的詞派傾向作以下幾點引伸：其一，專論兩宋詞人方面，品評多為浙西詞派奉為圭臬的詞家，並替周邦彥、姜夔建置譜系，附庸者包括史達祖、高觀國、張輯、吳文英、周密、王沂孫與張炎等人。其二，精選金至清代詞人方面，亦

¹¹⁵ 清·王士禎：《花草蒙拾》，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685。

¹¹⁶ 清·李佳：《左庵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4 冊，頁 3134。

有意識將張翥、朱彝尊、厲鶚等人納入討論，並且提及浙西六家，以及朱彝尊宗主姜夔的論點。其三，沈詞落實清雅之旨，在《話山草堂詞鈔》一百二十九首詞中，用浙西詞人常用詞調，如姜、張等人的自度曲為詞，即使填製豪放詞人常用調，亦遵守清新雅致的詞風，後代評論家亦指出詞筆婉麗清新，直逼玉田、白石。其四，傾向浙西雅致、清空的詞風，亦兼賞周邦彥對於用字、格律上的講究。沈氏生活的年代，屬浙西詞派高度籠罩的時期，雖有常州張惠言提出相關論點，實質仍受浙派詞論所影響。因此包含論涉當代詞壇時，亦較多是評價浙西詞派詞人群，可清楚得知浙西論詞深切影響沈氏的詞學觀。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南朝梁·鍾嶸：《詩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唐·李肇：《唐國史補》，收入王汝濤編校：《全唐小說》，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宋·沈括撰，張富祥譯注：《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2010。

宋·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宋·袁文：《甕牖閒評》，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收入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宋·蕭參：《希通錄》，收入明·陶宗儀編：《說郛》，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21。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明·陳霆：《渚山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明·楊慎：《詞品》，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明·楊慎撰，岳淑珍導讀：《詞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王士禎：《花草蒙拾》，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李佳：《左庵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沈起鳳：《諧鐸》，收入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10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詞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遺集》，光緒3年江南潤州樵廨本。

清·周家楣、繆荃孫編：《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清·徐鉉：《詞苑叢談》，收入朱崇才編：《詞話叢編續編》第1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清·梁紹壬撰，范春三編譯：《兩般秋雨庵隨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清·陳維崧撰，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彭孫遹：《金粟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賀貽孫：《詩筏》，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上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清·萬樹：《詞律》，臺北：世界書局，2009。

清·鄒祇謨、王士禎選輯：《倚聲初集》，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徐世昌：《晚晴移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29-1633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2。

閔爾昌編：《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21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二、近人論著

王偉勇：《詩詞越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

王偉勇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

李丹：《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李花蕾：〈道光八年本《炎陵志》別出詩文校點〉，《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2009.6），頁17-23。

李花蕾：〈從「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詩人的文化活動〉，《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13.10），頁151-153。

周益忠：《宋代論詩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9。

* 林宏達、何淑蘋：〈民國以來「論詞」詩詞研究論著目錄〉，《書目季刊》50:4（2017.3），頁115-131。

林宏達：〈清代「論詞絕句」論南唐詞風述評〉，收入潘碧華、陳水雲主編：《2012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元明清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12，頁144-155。

* 林宏達：〈清人沈道寬「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探析〉，收入黃湘陽主編：《第二屆中華文化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研究所，2017，頁301-310。

* 邱青青：《清代中期論詞絕句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8。

金啟華等合編：《唐宋词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孫克強、楊傳慶：〈清代論詞絕句的詞史觀念與及價值〉，《學術研究》11（2009.11），頁136-144。

*孫克強、裴喆：《論詞絕句二千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

桑坤：〈古琴正調考〉，《新疆藝術學院學報》15：3（2017.9），頁 69-76。

張世斌：《明末清初詞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馮乾輯：《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劉少坤：〈萬樹《詞律》在詞律史上的地位〉，《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015.6），頁 10-1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o Fu Yung, *Qing Dai 'Lun Ci Jue Ju' Lun Bei Song Ci Ren Ji Qi Zuo Pin Yan Jiu* [Research of the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New Taipei City: Hua 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 [Qing] Fang Jun Yi, *Er Zhi Xuan Wen Cun* [Fang Jun Yi's Prose Collected Works] adopted i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Collection of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Qing Dynasty] 66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Lin Hung Ta & He Shu Ping, “On the Study of ‘Ci Commentary in Ancient Poetr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Bibliography Quarterly* 50.4 (Mar. 2017), pp. 115-131.
- Lin Hung Ta, “A Study of Shen Dao-Kuan's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about Ci-Poems from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ties*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Zhuhai University, 2017), pp. 301-310.
- Qiu Qing Qing, *Qing Dai Zhong Qi Lun Ci Jue Ju Yan Jiu* [Study on Quatrain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Nanchang: Master's Thesis on Chinese Department in Nanchang University, 2018).
- [Qing] Shen Dao Kuan, *Hua Shan Cao Tang Shi Chao* [Ci-poetry Collection] adopted in *Qing Dai Shi Wen Hui Bian* [Collection of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Qing Dynasty] 50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Qing] Shen Dao Kuan, *Hua Shan Cao Tang Shi Chao* [Poems Collection] adopted in *Qing Dai Shi Wen Hui Bian* [Collection of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Qing Dynasty] 50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Sun Ke Qiang & Pei Zhe, *Lun Ci Jue Ju Er Qian Shou* [Two Thousand Pieces of Ci-Poems Evaluation with Poem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ang Gui Zhang ed., *Quan Song C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i from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Song] Zhang Yan, *Ci Yuan* [Source of Ci-poems] adopted in Tang Gui Zhang, *Ci Hua Cong*

Bian [Notes and Comments on Ci-poetry]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